HUACHENGCONGSHU 花城·丛书

李建纲

走运的左龟连

花城出版社

走廊的左龟速

走运的左龟连

李建纲

花城出版社

封面设计　张　宪
扉页设计　杨小彦
插　　图　招炽挺
责任编辑　陈文彬

走运的左龟连
花城丛书
李建纲
•
花城出版社出版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55,000字
1982年9月第1版　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25,400册
书号 10261·147　定价 0.73元

作者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序…… 1

打倒贾威…… 3

三个李…… 57

牌…… 106

儿子归来…… 130

走运的左龟连…… 171

包铁柱的爱情…… 197

诗情钢水…… 226

明媚的边疆…… 229

普陀山记…… 238

美点…… 246

序

“五七干校”是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新生事物”之一，凡在那个地方呆过的人，大概都不会忘记它。在那里捞到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便宜的极少数幸运儿，固然不会忘记他们的发迹之地，而大多数在那里受到种种苦痛折磨的不幸者，更不会轻易从心灵中或肉体上抹去它的痕迹。痛苦的记忆总是更为深刻，更为久长。这大概就是《打倒贾威》这篇东西发表之后能够引起较多人共鸣的原因之一吧。

另一篇写干校发迹人物的是《走运的左龟连》。我写这些东西，几乎并没有意识到是在写小说，不过是在如实描画而已。因为我实在太熟悉他们了。毛病也许在于我总是不能心平气和地写作，总要流露出自己的爱恶情感，而且还太直太露，于是笔下就带了点儿嘲弄、讥讽或谴责。有的评论家批评我“把人物漫画化了”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贾威、左龟连这类人多年来的表演就是淋漓尽致地把他们自己漫画化了的，我还能用什么美妙的歌儿来唱他们呢！

我举这两篇例子，意在说明本集中所收小说，全是写我所亲见亲历的各种各色人和事，有的还长期共处过，读者不

必怀疑“有这样的人吗？”当然也无需提这样的问题：“写的谁？”归根结蒂，这还是小说。

我不大会写散文。但有时候遇上一些美好的人和事，到了一些美好的地方，使我情不能已，便记了下来。这里仅录四篇，聊备一格。我这个人，爱或憎都喜欢表露出来，所写文字便也缺少一点朦胧含蓄的美。

我深深感谢“花城丛书”的编辑同志，是他们鼓起了我的勇气，并帮助我编成了这本集子。我还要在这里深深感谢文艺界的一些老前辈和可尊敬的编辑同志，正是他们，扶持搀引我这个钢铁工人，在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下走上文学之路。比起他们给予我的大量辛勤的指教和帮助，我的成绩实在微乎其微。把这本粗糙的小册子列入“花城丛书”那众多的佳作丛中，献给读者，只好叫声惭愧！

是为序。

李建纲

一九八一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于武汉

打 倒 贾 威

·正 篇·

虎 头

一个人年过四十，记忆力开始减退，回忆的本能却在增强。因为这半生以来所经所历的一切，不能不在心中脑中留下一点痕迹，因此，倘遇一偶然机缘，便回想起当年往事来。幸福的回忆是有意识的；痛苦的回忆是下意识的，它不请自来，有如恶梦一般。最近，我因为参加了一次会议，不料就引起了一段回忆，这段回忆即属于后一种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我决不让您皱着眉头读这篇东西，读完之后血压升高或者心脏病发作。我自己要苦中作乐，也要让您高高兴兴读完它，还要不时发一点无伤大雅的快意的笑声——只除了贾威同志以外。该同志由于职业习惯，对于笑这种难分阶级属性的东西，向来慎重。

我参加的会，就是我们厂党委召开的平反昭雪、表彰奖励大会。因为被平反的同志，在生产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，所以厂党委决定两个会议一起开。

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，十分盛大。参加会议的人全是喜气洋洋，睁着又满意又羡慕的眼睛，望着主席台上坐着的那一排胸戴红花的人们。主席台上灯光明亮，满台辉煌，再加上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不停地闪动，更是耀人眼目。戴红花的人们个个显得英姿勃勃，都摆出适宜照相的最佳姿态。其中一个却最引人注目，瞧他一头白发，灯光下如雪团一般。此人名唤真真。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居然有了这么一头银发，真正难得！当厂长介绍了他在电子技术方面的重大贡献，并宣布为他平反、由工人提为技术员时，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来了，满场的眼睛注视着他。这时，我看见他那两只亮闪闪的眸子里，滚落下晶亮的光点。那想必就是学名叫做幸福的眼泪的那种东西了。

接下来，是请厂党委副书记贾威讲话。贾威同志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，伸出一只大手，象老鹰抓小鸡般抓起他常年不离身的红色保温杯，目不斜视，只看住他前方两尺远近的地上，庄重而威严地迈开两条大象腿，一步一步，向讲台前走去。每走一步，都使主席台上那年代久远的镶木地板颤动一下。由于灯光的缘故，一大团黑影子在他身子的前后左右移动着，最后笼罩了讲台。这就是说，他稳稳当当地毫不动摇地站在那儿了。他先把红色保温杯小心地放在台子上，这才抬起头，巍巍然耸立在那里，大约有一分钟又二十七秒的

样子，供全会场的人都来仰望他那魁伟高大的身材。我邻座的一个人不禁惊讶地凑近我的耳朵说："真有点虎威，不得了！听说哪个大庙里把门的四大金刚少了一个，莫不是跑到咱们这儿来当党委副书记来了？"我赶紧小声斥责他："你少讲怪话！总会叫你知道这位金刚的厉害！"这时副书记已经从身上掏出讲稿，象捏一根棍子那样威武有力地捏着，清一清喉咙，忽然亮开他那铜钟般的嗓门，开始念道："同志们！首先，我代表党，呃呃，代表厂党委，向，被平反，表彰的同志，致以，热烈的，祝贺，和，亲切的慰问！"声音有高有低，速度有快有慢，效果很好，赢得一阵掌声。再往下，当念到："在，'四人帮'，横行，期间，他们的，聪明，才智被，扼杀，他们的，创造热情被，抑制，他们的，功劳，变成了，罪行，他们，受到了，残酷的，打击和，迫害！一想起，这些，就不能，不使，我们，对'四人帮'，义愤，义愤……"这里卡住了。连读了两次"义愤"，都义愤不下去。

贾威是文化大革命后期，由于有某种特长而乘"红色旋风号"火箭，风驰电掣般飞抵党委副书记这个高地的。地位高了而文化程度不高，他的讲话稿是由宣传科的同志代写的，大约字迹欠工整，"义愤"下面的"填膺"二字无论如何认不得。一般人遇上这种情况，含胡过去，也就算了。可是贾威同志并非一般人，他讲究的就是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毫不含糊。他断定宣传科的这个笔杆子，有意为难他，使他在这上千人面前出洋相，这是他的威信所不能容忍的！他恼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怒了，酱紫色大脸一圈一圈逐渐膨胀起来，转过身子恶狠狠地瞪着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宣传科长，质问道："这是谁写的？义愤什么？我问你，义愤什么？"这样一来，引起了会场上小小一阵骚动。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一面继续仰望着贾副书记那高大身材，一面就神思恍惚地，渐渐如入梦中，啊，我仿佛又看到了五七干校那红红的牌子，那辽阔的彩色的田野，那愉快的艰苦的劳动，那自己动手盖成的芦席棚子。每个棚子里住着二十多个人，床上的蚊帐一年四季垂挂着，人们只要不劳动，便尽量将那疲惫的身躯躲缩在里面。那蚊帐已经远远不是为了防蚊，而是似乎在防一切了，防互相交往可能引起的麻烦，防忽然飞来的天外横祸，防……啊，在那里，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可歌可泣的事情啊……

贾威名副其实，威风凛凛，缺点是怕蛇

我们干校，设在一个三县接壤名叫阴阳界的地方，是由几个工厂一锅端来的机关干部组成的。最初不知哪位首长做主，不叫干校，而叫"九一三农场"，据说是送到这里的人大都有问题，已经不能叫做共产党的干部，他们就是到农场来劳动改造的。后来"九一三"成了一个不吉利的数字，这才改叫"五七干校"。干校学着解放军的样子，按连、排、班编制。连的最高首长官称指导员，我们二连的指导员不是别人，就是现在正在台上的贾威同志。

贾威指导员有一副好外表，堪称仪表堂堂，一般人见了，无不肃然起敬；而对我们二连的人来说，那可真正是望而生

畏。他身高两米有零，高、宽恰象一座竖着的石碑，其沉重结实之程度亦相似。由于肥胖，脑袋是上尖下宽，呈圆锥形，酱紫色大脸是由一块块颜色深浅不同之肥肉组合而成，眼睛白多黑少，上眼皮鼓起肉包，下眼皮垂着肉袋，两眼之间连着几道肉褶子。尤其与众不同之处，是他那石碑一般的身体所造成的那样浓黑、那样长大的一团黑影，那简直不象是一条身影，而象是一团活动着的黑黑的什么挺吓人的东西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仍然清清楚楚看到这团影子。贾威走到哪里，它跟到哪里。奇怪的是有时贾威并不在我们中间，而影子却在。这当然纯属幻觉，这种幻觉是怎么形成的，我至今弄不明白。

除了这团影子，贾威还有一件心爱的东西，那是一根不算长也不那么粗的棍子，刮削得非常圆滑，漆成红色，两端以铜皮包着头，金光灿灿。贾威知识有限，不可能知道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元首有“权杖”这种东西，但是他却本能地感觉到他的这根棍子确实是一种权力的象征。只要他一抓起棍子，就顿觉浑身是胆雄赳赳，顿觉全连的一切都抓在他手心里了。这才真正是英雄所见略同哩！贾威常常带着他的影子，捏着他的棍子，各处巡查，或是站在一个可以纵览全局的高处，看我们这群人，站在齐腰深的烂泥塘里，挖泥开渠，大约在他看来，我们在那里面劳动的样子，个个都象在作灭顶前的挣扎，他满意地点着头；有时候，他又监督我们挑粪，看我们挑着粪担，排着长队，从他面前经过。有一个六十四岁的工程师姓常名伯祥，腿瘸，挑的粪一路泼洒掉不少。

贾指导员老远便用那肉褶子串连着的肉包眼瞪视着他，等他双手扶着扁担，一歪一倒走近前来，便一伸棍子拦住他，叫他返回去，重新装满了再挑。那瘸子面有难色，正要开口央告，话未出口，贾威用棍子拨转着他的肩膀，说："别说了！你到干校来干啥的？这么随随便便，想挑多少挑多少，怎么能改造好你那臭思想？去装满了再来！"贾威指导员正直无私，心如铁石，不苟言笑。他这些高贵品质，最初当然是爹妈给的，而后在长期的你死我活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，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完善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贾威是怎样当上二连指导员的，其说不一。有一种说法，说贾威原在一个工厂食堂里当管理员，由于和食堂仓库里的一些东西纠缠不清，同时又和一名女炊事员纠缠不清，名声实在不好，弄到后来简直混不下去了。恰好这时一批科室干部要送到农场去，难的是从这批干部中，竟然选不出一个可以使领导信任的带队人，于是领导就决定叫贾威同志带队。贾威虽然有上述的两不清问题，其实不算什么，领导看问题水平高，看人专看"大节"。

自从五七年贾威入党以来，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，斗争相当坚定果敢。有时固然难免说了过头话，做了过头事，冤枉几个人，整错几个人，但动机是好的呀，立场是坚定的呀！即使群众不满，也要加以保护，保护积极分子嘛！其后，紧接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，该同志更大大提高了三大觉悟，斗争性更强了。在那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，他所参加的那一派，是以能征惯战、好勇斗狠而闻名

的。在他肥大而简单的头脑里，时刻绷紧着阶级斗争这根弦，此外没有其它的弦。

对于这样一个政治上极其可靠的同志，那位领导早已在考虑，让他继续当食堂管理员已不合适了，应该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来，挑更重的革命担子才是。虽然，一旦将贾威调离食堂，是否还会有人继续给这位领导家里送鱼送肉，送糖送蛋，很难说，但这毕竟是小事呀！执行全面专政的人才不可多得。就这么着，毅然决定了让贾威担任二连指导员。

对于这种说法，我持保留态度。这不是说我们指导员是靠运动起家，靠整人发迹，靠巴结领导得宠吗？我怀疑这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诋毁我们指导员的。不过下面一点倒是实在的：

我们指导员的的确确是一把抓阶级斗争的好手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我们二连经过了斗批改，清理阶级队伍，“一打三反”等等等等运动，一直到反复的深挖细找，阶级阵线基本明确：全连清查对象一百二十四人，落实为五种人的一百一十九人，其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多少，反动权威、里通外国者多少，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多少，其它多少，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和百分比，总之坏的或比较坏的是大多数。贾指导员在二连创造的奇迹，很快引起上级机关和各方面的重视，常有来参观取经的人们。我们贾威指导员，在向前来参观取经的人们介绍经验时，话中间总有这么几句：“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……反正什么样的家伙都有，一群乌龟王八蛋！到了我手里，对不起，狠狠地对他们实行全面专政，绝对不

能对他们心慈手软……这些家伙也狡猾着哩，鬼鬼祟祟说什么我不讲政策，你们千万别上他们这个当！群众运动天然合理，一讲政策不是把群众的手脚都捆住了？那还能揪出几个阶级敌人……我只管放手大干，你们瞧，可就把这些家伙搞得人仰马翻，唏哩哗啦……”

他向我们讲话，不，叫“训话”或“教育”时，总是突出一个“斗”字：“斗倒！斗臭！！斗垮！！！”“迅速掀起一个大揭发、大批判、大斗争的新高潮！”如果是个别谈话，当他说完了的时候，一般总以这三个字来结束：“别说了！”

如此英雄出众，威风凛凛的贾威，该是高大完美，毫无缺点了？那是“四人帮”骗人的鬼话，我们指导员也自有着他的缺点，他怕蛇！

记得那是春光明媚的一天，太阳儿照着，小风儿吹着，麦苗儿青着，柳条儿摇着，小河儿流着。贾威在主持完了“天天批”的批斗会，布置完了全连的劳动任务，又和专案组一男一女两个同志，研究了尽快给几个人定性戴帽的问题之后，他手提棍子，带着影子，沿小河，穿柳丛，信步而行。他是在游春赏景吗？不，要说我们指导员别的缺点尽管有，可决无那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坏习气。他是在考虑着阶级斗争的大事，考虑着如何不停顿地向敌人发起进攻，扩大战果，在二连创造一个新的局面，总结一套新的经验。

他走着，想着，当他头脑里那根绷紧着的阶级斗争的弦，正越来越紧地铮铮作响的时候，忽然间，他那两只肉褶子串

连着的肉包眼，极力地睁大了，白眼珠子几乎要弹射而出，酱紫色大脸上的全部肌肉都紧张起来，又颤动又抽扯，仿佛突然中了邪的一般。他看见，有个什么长长的东西，在他面前的草丛中游窜着，啊呀，一条蛇！比他手中的棍子还粗还长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